

三彩风·故事

【凡人故事】

迟桃花

□马卫

一

她出生时桃花已谢，于是，父亲给她取名迟桃花。在山村，女人生来命贱，谁在乎名字呢？

18岁的迟桃花，在城里做陪护工作。需要迟桃花陪护的，是一个60多岁的男人。这个男人姓刘，人们叫他刘局。刘局是干啥的，迟桃花不知道，因为她来时刘局已退休了，她又不方便问。

刘局的儿子移民美国了。

刘局和妻子离婚了。关于刘局离婚这件事有两种说法：一种是刘局是假离婚，是为了把财产转移到国外，现在刘局的前妻就和儿子在一起；还有一种是刘局包了二奶，发妻主动让位。

刘局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，不知何故，他不愿出国，只好请人来服侍。

迟桃花来的时候，刘局热情欢迎。

迟桃花的任务是煮饭、洗衣、收拾屋子、熬中药，包吃包住，工钱另算。工钱不多，和在超市当店员差不多。这种工作是上午忙，下午有空闲时间，但不能外出，只能在家看电视或玩电脑。

迟桃花很满意她的工作，不太累，也不需要太高的文化。

二

刘局住的是别墅，有200多平方米，还有地下室。

有一天下午，刘局出去了，迟桃花在家挺无聊的，于是想起了本村来城里打工的桐子。

在村里时，迟桃花和桐子有些情意，却没有挑明，这主要是因为桐子自卑，不敢说出来。

桐子应迟桃花之邀，来到刘局家。

“啧啧，你住这么好的房子呀？”桐子看得两眼放光，“还有地下室？我能看看吗？”

迟桃花犹豫了一下，答应了。其实，刘家的地下室她也没去过。刘局说，那地方阴森，不要去。

地下室很潮，没有通风口，气味难闻，里面除了几口大缸，啥也没有。

桐子想：刘局不会是学外国人窖藏美酒吧？他上前揭开缸盖儿，发现里面不是酒，而是泥巴。

奇怪了，有藏泥巴的吗？桐子用手刨泥，没刨几下，就发现泥里有东西，扯出来一看，我的天！是用塑料袋装着的人民币，全是新的，一百元一张的。

二人惊呆了，说不出话来，赶紧出去。

迟桃花和桐子原本打算在无人的地下室里缠

绵一番。可现在两个人哪还有这心思呀，都被缸里的钱吓到了。

三

“刘局咋这么多钱呢？”桐子离开时，心里愤愤不平。

桐子回到住处，对同事高茫茫、吴前途说了自己的想法：去抢刘局地下室的钱。

“你那相好咋办？”

“我不想让她知道，把她绑起来。我们蒙着面，她也不知道是咱们干的。”

抢劫顺利，如果不是刘局突然回家的话。那天下午，一个牌友突然犯病，刘局只好提前回家，发现迟桃花被捆在客厅的茶几腿上。

迟桃花被放开后，马上报了警，刘局想拦都没拦住。

三个抢劫犯被擒获了。扯掉黑面罩，竟是桐子他们，迟桃花傻眼了。

桐子被判了刑。刘局则被查出是巨贪，仅涉案现金就有1000多万元，还有转移出国的财产。

迟桃花搞不明白，刘局要那么多钱干啥。也不明白，桐子为啥生了抢劫的念头，在老家时，桐子可是十分胆小的人呀。

迟桃花不想打工了，不为啥，就为这城里有好多事情她搞不明白。



绘图 雅琦

【世相故事】

礼品惹的祸

□张军霞

准备装修房子了，王小翠利用星期天在家里整理东西，在床底下发现两箱营养品。自打老公李涛当上科长以来，来家里送礼的人络绎不绝，这营养品是谁送的，什么时候送的，她一点儿印象也没有。

营养品过期了，扔掉又可惜。王小翠想拿出两瓶喂家里的狗喝，被李涛制止了：“别忘了，咱家的狗可是花了大价钱买的纯种狗，你怎么能给它喝这种东西？”

王小翠想想也是，万一狗喝了过期营养品，闹出点儿病来可就不值了。

“看来只能当垃圾扔掉了。”王小翠叹了一口气，搬起营养品出了门，却碰到对门的李阿姨。她想，营养品扔了也是扔了，不如送份人情给邻居。于是，她笑眯眯地说：“李阿姨，听说您这两天身体不舒服，我买了两箱营养品，正打算给您送去呢！”

李阿姨连连摆手：“我早就没事了，难为你还惦记着我。”李阿姨推辞了半天，王小翠硬是无比热情地把营养品塞给了李阿姨。

房子装修得很快，再有几天就竣工了，可窗帘的款式和颜色还没有定下来。为了不影响装修进程，这天下午，王小翠约了朋友去挑选窗帘，可保姆临时有事请假了，三岁的女儿丽丽没人照看。情急之下，王小翠想起李阿姨平时挺喜欢逗女儿玩的，干脆让她帮忙带一下孩子。

选好窗帘，王小翠打算再逛逛，选购些家居用品。这时，她的手机响了，是李涛打来的：“快！丽丽突然呕吐，已被送到医院了。”

王小翠心急如焚地赶到医院，孩子在病床上躺着。“你给孩子吃什么了？孩子食物中毒。”李涛怒气冲冲地责问她。

王小翠回想了一下，说：“丽丽今天只喝了一碗粥，没吃别的……”

这时，一直守在病房里的李阿姨抹着眼泪说：“丽丽在我家玩的时候，说口渴了，我就给她喝了一瓶营养品……瓶子还在这儿呢！”

“什么营养品？”李涛夫妇异口同声地问。

“就是上次丽丽妈妈送我的那种。这么贵的营养品，我一直没舍得喝。”

王小翠拿过瓶子看了一下，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。

原创首投 稿费从优
zhout9461@163.com

【微型故事】

误会

□刘春红

倦鸟归巢，炊烟袅袅，薄暮笼罩小村。

历经二十载风雨，她回到河湾，找到当年的那棵桂花树，心绪烦乱。

阿哥入伍前，风含情，桂飘香，阿哥吻了她的脸。

三年后，小村沸腾，锣鼓喧天，迎接阿哥凯旋，阿哥却恋上了一个已有两个孩子的小寡妇。她心灰意冷，远嫁他乡。

桂花，落了又开。阿哥娶的寡妇病逝，她也离了婚。

她约阿哥到当年的桂花树下，质问他：“当年你为啥负了我？”

阿哥低头：“在一次战斗中我触雷了，下身伤残，不能生育。我不能耽误你。”

她听了，哽咽道：“阿哥，我误会你了，骂了你无数遍。”

两人泪洒河湾。

长情

□王秀勋

苗山，郁郁苍苍。马队，银铃叮当。

他深情眺望那片茶园，那里仿佛还晃动着少女美丽的身影。

当年，她爹强拆鸳鸯，要她嫁给马帮首领，她绝食抗议。他杀死马帮首领，逃亡前，在小棚里向她发誓组建自己的马帮，迎娶心爱的她。

不料世事沧桑，一别十八年，他想，她应该早成了别人的新娘。

走近茶园，他见一强壮少年在奔忙。

“这茶园主人是否姓姜？昔日姜家小女现在何方？”

少年一愣，手指茶园小屋。

一妇人躺在床上，呼吸困难，依稀可见昔日容颜。

少年说：“我娘一直在等你。你的照片她一直珍藏着。”

她流泪：“那一夜，在小棚里有了我俩的儿郎。”

他紧握她干枯的手：“我要你做我的新娘！”